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

古風： 胡馬南來衰宋祚，樓臺歌舞春光暮。玉人已去酒卮空，西曲當年隨帝輅。

誰想奢華變作悲，龍爭虎鬥交相持。京城擊鼓旌旗急，臊風逐人將士離。

親皇後妃俱遭讎，義士忠臣無計轉。黃雲白草蔽胡塵，促去鑾輿關塞遠。

致令天下勤王心，臨歧還覺嗟怨深。欲挽干戈回日月，中原奚忍見傾沉。

金陵氣運留英主，竟產英雄獲相遇。夾江夜走有神駒，神駒英主今何處？

崔君廟畔樹蒼蒼，行人經過幾斜陽。中興事業渾如夢，盡付漁歌在滄浪。

話說當時眾平章喝住崔孝要殺。崔孝大叫道：「老漢無罪！」平章道：「我念你醫馬有功，通情放了你進去，為何直到此時纔回？倘或狼主曉得，豈不連累我們？」崔孝道：「裡邊陷阱甚多，沒處尋覓。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，行走不動，故此耽擱久了。望平章原情饒罪！」平章道：「也罷，念你舊情分上，姑恕你一次，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。」崔孝連連說：「不來！不來！」飛跑的奔回。每日裡，仍往各營頭去看馬，留心打聽康王消息，不提。

且說兀朮過了新春，到了二月半邊，仍起五萬萬人馬，並各國番兵、諸位殿下，一同隨征，殺奔南朝，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。一路上，但見那些番兵威風殺氣，分明是：豐都失了城門鎖，放出一班惡鬼來。

行到四月中旬，方進了潞安州城門。你道這次為何來遲？祇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，故此遲延了日子。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，與眾殿下細說了一番，眾殿下莫不贊嘆。

不一日，又至兩狼關。又把雷震三山口、炮炸兩狼關的事也說一遍。眾殿下俱道：「此乃我主洪福齊天所致。」迤邐到了河間府，兀朮傳令：「不許入城騷擾百姓，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。」又一日，到了黃河，已是六月中旬了，天氣炎熱，兀朮傳令：「仍舊沿河一帶安下了營盤，待等天氣稍涼，然後渡河。」

倏忽之間，又到了七月五日。兀朮先已傳令，搭起一座蘆篷，宰了多少豬羊魚鴨之類，望北祀祖。把祭禮擺得端正，眾王爺早已齊集伺候。祇見兀朮坐了火龍駒，後邊跟著一個王子，穿著大紅回龍夾紗戰袍，金軟帶勒腰，左掛弓，右插箭，掛口腰刀，坐下紅纓馬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兩根雉雞尾左右分開。那崔孝也跟在後頭來看，打聽得就是康王。那康王正走之間，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前失，幾乎跌下馬來。那康王忙忙把扯手一勒，這馬就趁勢立了起來。兀朮回頭見了，大喜道：「王兒馬上的本事，倒也好了。」不道殿下因馬這一蹲，飛魚袋內這張雕弓墜在地下。那崔孝走上前一步，拾起弓來，雙手遞上，說道：「殿下收好了。」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崔孝便向馬前跪下，答道：「小臣崔孝，原是中原人氏，在狼主這裡醫馬，今已九年了。」兀朮大喜道：「看你這個老人家倒也忠厚，就著你仗侍殿下，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，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。」崔孝謝了，就跟著康王來至殿前，下馬進來，見了王伯、王叔。

兀朮望北遙祭，叩拜已畢，一眾人回到營中，席地而坐，把酒筵擺齊了吃酒。九殿下也就坐在下面。眾王子心上好生不悅，暗道：「子侄們甚多，偏要這個小南蠻為子做甚麼？」那裡曉得這九殿下坐在下邊，不覺低頭流下淚來，暗想：「外國蠻人，尚有祖先，獨我二帝蒙塵，宗廟毀傷，皇天不佑，豈不傷心？」

兀朮正在歡呼暢飲，看見康王含淚不飲，便問：「王兒為何不飲？」崔孝聽見，連忙跪下奏道：「殿下因適纔受了驚恐，此時心中疼痛，身上不安，故飲不下喉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扶殿下到後營將養罷！」崔孝領命，扶了康王回到本帳。

康王進了帳中，悲哭起來。崔孝遂進後邊帳房，吩咐小番：「殿下身子不快，你們不要進來，都在外面伺候。」小番答應一聲，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。這崔孝來到裡邊，遂叫：「殿下，二帝有旨，快些跪接。」康王聽了，連忙跪下。崔孝遂在夾衣內拆出二帝血詔，奉上康王。康王接在手中，細細一看，越增悲戚。忽有小番來報：「狼主來了。」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，出營來接。兀朮進帳坐下，問道：「王兒好了麼？」殿下忙謝道：「父王，臣兒略覺好些了，多蒙父王掛念。」

正說之間，祇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好比母雞一般，身上毛片，俱是五彩奪目，落在對面帳篷頂上，朝著營中叫道：「趙構！趙構！此時不走，還等甚麼時候？」崔孝聽了，分吃驚，兀朮問道：「這個鳥叫些甚麼？從不曾聽見這般鳥音，倒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。」康王道：「此是怪鳥，我們中國常有，名為『鵩』，見則不祥。他在那裡罵父王。」兀朮道：「聽他在那裡罵我甚麼？」康王道：「臣兒不敢說。」兀朮道：「此非你之罪，不妨說來我聽。」康王道：「他罵父王道：『驢羯狗！驢羯狗！絕了你喉，斷了你首！』」兀朮怒道：「待某家射他下來。」康王道：「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。」兀朮道：「好，就看王兒弓箭何如？」康王起身拈弓搭箭，暗暗禱告道：「若是神鳥，引我逃命，天不絕宋祚，此箭射去，箭到鳥落。」祝罷，一箭射去，那神鳥張開口，把箭銜了就飛。崔孝即忙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，叫道：「殿下，快上馬追去！」

這康王跳上馬，隨了這神鳥追去。崔孝執鞭趕上，跟在後邊。逢營頭，走營頭；逢帳房，踹帳房，一直追去。兀朮尚自坐著，看見康王如飛追去，暗想：「這呆孩子，這枝箭能值幾何，如此追趕？」兀朮轉身仍往大帳中去，與眾王子吃酒取樂。

不一會，有平章報道：「殿下在營中發營頭，踹壞了幾個帳房，連人都踹壞了。」兀朮大喝一聲：「甚麼大事？也來報我！」平章嘿然不敢再說，祇得出去。倒是眾王子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，好生不服，便道：「昌平王，踹壞了帳房人口不打緊。但殿下年輕，不慣騎馬，倘然跌下來，跌壞了殿下，這怎麼處？」兀朮笑道：「王兄們說的不差，小弟暫別。」就出帳房來，跨上火龍駒，問小番道：「你們可見殿下那裡去了？」小番道：「殿下出了營，一直去了。」兀朮加鞭趕去。

且說崔孝那裡趕得上，正在氣喘，兀朮見了道：「嚇！必定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？你不知天下皆屬於我，你往那裡走？」大叫：「王兒！你往那裡走？還不回來！」康王在前邊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祇是往前奔。兀朮暗想：「這孩子不知道也罷，待我射他下來。」就取弓在手，搭上箭，望康王馬後一箭，正中在馬後腿上。那馬一跳，把康王掀下馬來，爬起來就走。兀朮笑道：「嚇壞了我兒了。」

康王正在危急，祇見樹林中走出一個老漢，方巾道服，一手牽著一匹馬，一手一條馬鞭；叫聲：「主公快上馬！」康王也不答應，接鞭跳上了馬飛跑。兀朮在後見了，大怒，拍馬追來，罵道：「老南蠻！我轉來殺你。」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，舉目一望，但見一帶長江，茫茫大水。在後兀朮又追來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大叫一聲：「天喪我也！」這一聲叫喊，忽然那馬兩蹄一舉，背著康王向江中哄的一聲響，跳入江中。兀朮看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趕到江邊一望，不見了康王，便嗚嗚咽咽哭回來。到林中尋那老人，並無蹤跡，再走幾步，但見崔孝已自刎在路旁。兀朮大哭回營，眾王子俱來問道：「追趕殿下如何了？」兀朮含淚將康王迫入江心之事說了一遍。眾王子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這是他沒福，王兄且勿悲傷。」各各相勸，慢表。

且說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，原是浮在水面上的，兀朮為何看他見？因有神聖護住，遮了兀朮的眼，故此不能看見。康王騎在馬上，好比霧裡一般，那裡敢開眼睛，耳朵內但聽得呼呼水響。不一個時辰，那馬早已過了夾江，跳上岸來，又行了一程，到一茂林之處，那馬將康王聳下地來，望林中跑進去了。康王道：「馬啊！你有心，再馱我幾步便好，怎麼拋我在這裡就去了？」

康王一面想，一面抬起頭來，見天色墜下，天色已晚，祇得慢慢的步入林中。原來有一座古廟在此。抬頭一看，那廟門上有個舊匾額，雖然剝落，上面的字仍看得出，卻是五個金字，寫著「崔府君神廟」。康王走入廟門，門內站著一匹泥馬，顏色卻與騎來的一樣。又見那馬濕漉漉的，渾身是水，暗自想道：「難道渡我過江的，就是此馬不成？」想了又想，忽然失聲道：「那馬乃是泥的，若沾了水，怎麼不壞？」言未畢，祇聽得一聲響，那馬即化了。康王走上殿，向神舉手言道：「我趙構深荷神力保佑！若果然

復得宋室江山，那時與你重修廟宇、再塑金身也。」說了，就走下來，將廟門關上，旁邊尋塊石頭頂住了。然後走進來，向神廚裡睡了。此回叫做「泥馬渡康王的故事」。

正是：天樞拱北辰，地軸趨南曜；神靈隨默佑，泥馬渡江潮。畢竟不知康王在廟中，有何人來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